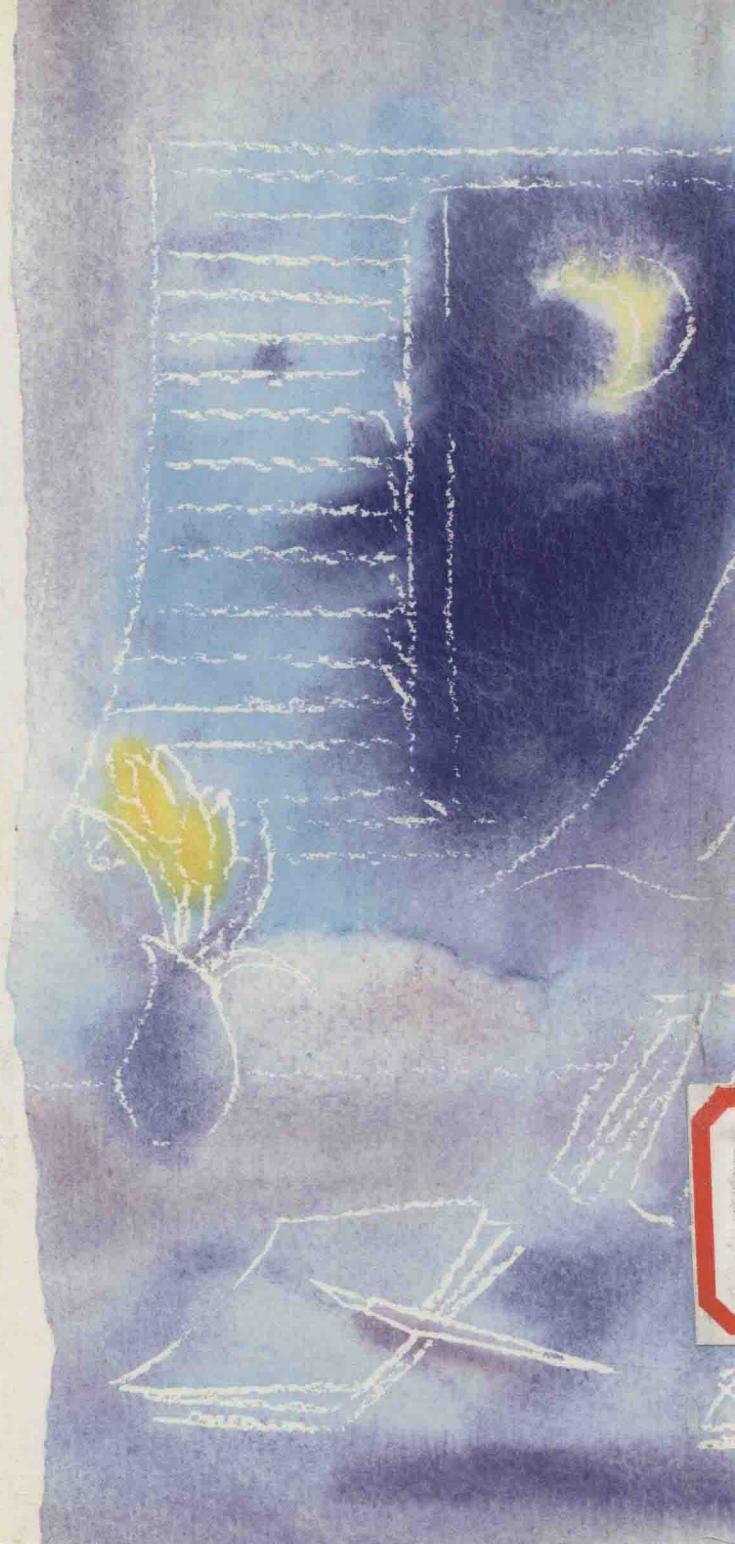


■ 鏡海叢書 ■

論澳門現代女性文學

廖子馨



廖子馨著 · 澳門日報出版社

論澳門現代女性文學

陶曼瑩小姐及澳門基金會贊助
本書部分出版經費，謹致謝意。

責任編輯
封面設計

陳浩星
何家榮

版權所有	印 刷 行 次 格	書 著 者 名	論 澳 門 現 代 女 性 文 學
		廖子馨	
		澳門日報出版社	
		澳門伯多祿局長街卅七號	
		澳門文化廣場	
		澳門荷蘭園大馬路卅二號G	
		鴻興柯式印刷有限公司	
		澳門筷子基沙梨頭北街宏佳工業大廈五樓B D座	
		一九九四年六月澳門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一四零乘二一零毫米	

她的人和她的文（代序）

饒芃子

中國人講「緣份」，子馨和我也算是有「緣份」的。她在暨南大學中文系讀本科時聽過我的課，一九八九年夏天又通過考試成為我的碩士研究生。在她攻讀研究生課程期間，我們月月見面，堂上堂下，接觸的機會很多。在我的記憶裡，她是一個勤奮好學、有文學追求和意志力的學生。我向來待人比較寬容，但在教學上卻不像平時對人那麼寬容，該讀的書，該寫的作業和論文，總是嚴格要求，說一就一，寫不好便推倒重來，決不「手下留情」。有些學生對我的這種態度，往往有一個心理習慣的過程，子馨則一開始就能適應，雖然她在學習上也有過爬坡的困難，但她在困難面前是樂觀、堅定的，表現出一種難得的韌性和耐力。一九九二年春，她開始撰寫碩士論文，不知多少次在澳門和廣州之間競走。記得那些日子，她總是提着一個很大的黑皮包，裡面塞滿書本和她用大張稿紙寫成的論文稿，常常是頭天早上到，把稿子放下，第二天就來聽我講評，在活頁本上記下意見之後又匆匆返回澳門，那精神、那勁頭，着實令我感動。

我一向認為，在報刊當一名文藝編輯，兼搞當代文學評論，是一種能磨練人、有意義、有魅力的工作。我年青時，就曾把這作為自己的志願之一。所以，我對那些有志於此項工作的學生，內心深處是很支持的，每當看到他們在這方面做出成績，也感到特別的愉悅和欣慰。子馨是我在澳門招收的第一個兼讀制碩士研究生，她在學習時，仍堅持《澳門日報》副刊的編輯工作，一面工作，一面學習，還筆耕不輟，在報刊上發表了許多評論文章，成為澳門文學界年青一代較引人注目的一個。現在擺在我面前的這本書稿，就是她辛勤勞作收穫的一個論文和評論的選本。這個集子編好後，她先後來信來電約我作序，我當然是欣然應允的，但由於手頭文債成堆，難免在時間上有所拖欠。

子馨的這本選集，由三方面的文章構成：一是論澳門現代女性文學。二是對澳門當代文學如小說、詩歌、評論、小小說、作家群體和讀者隊伍的探討。三是對澳門以外一些作家作品的評論。第一部分屬專題研究，是在她碩士論文基礎上形成的，學術性較強。據我所知，時至今日，無論是澳門還是內地，對澳門文學做系統的文學研究成果極少，對澳門女性文學作整體考察和研究的成果更是空白。子馨的這篇論文，以事實為基礎，對本世紀以來澳門女作家的創作和文學活動進行追蹤研究，提出自己的見解和看法，並對各個不同時期女作家的作品作出歷史的評價，其中特別關注八十年代以來在澳門出現的女作家群體，把她們的作品同鄰近地區如內地、香港、台灣的當代女作家作品進行比較，指出它們的某些相通之處和差異性。這是澳門文壇和學壇上第一篇

全面論述當地女性文學的論文，文中的許多資料是她艱苦搜集來的，有不少還是文化界老前輩給她提供的第一手資料，經她整理、扒梳、篩選，線條明晰，且有橫向張力，就這一點而言，她也是澳門半島上「第一個吃螃蟹的人」。因是「第一個」，所以難得，也因是「第一個」，有些地方疏落和不足就在所難免。

收在這本集子裡的評論文章，有一個突出的特點，就是作者的文化視角。如果說，文學是花，文化就是它的土壤，子馨在評論澳門的文學作品時，常常把它們同哺育它們的獨特文化土壤聯繫起來，從文化和美學上指出它們各自具有的特色。這些評論是她對不同作家作品的一種閱讀結果，觀點也是在閱讀中逐漸形成的，文中不無她對澳門文學現狀和未來的思考，態度是冷靜和客觀的。

婦女問題無論是在西方還是東方，都是一個社會的歷史的文化的問題，女性書寫的根同樣深植於社會的歷史的文化的土壤之中。把女性作為一種閱讀或者研究視點，不但有助於學術領域的開拓，它同時也是一種新的文化視角。因為女性問題的提出往往是同歷史進步聯繫在一起的。八十年代中期，中國大陸女性文學研究的興起，就是同改革、開放以後社會的進步有關。雖然這一研究的理論思維和方法論在很大程度上是從西方借鑒過來的，或者說，是受到西方女性主義文藝批評的影響，但由於中國女性文學的產生和發展，走的是同西方不同的道路，在我們的文化土壤上，從來未出現過西方那樣的女權主義運動，現代女性的出現和她們作為人的女性意識的覺醒，

實際上是中國近現代的社會革命、思想文化革命的一個產物，所以，這方面的研究，不可能是「西式」的，而是我們民族的。開拓女性文學的研究課題，對於女性自身的認識是件不可忽視的工作，就是對文化史、文學史的探究也是有積極意義的。

這個集子裡的部分文章，是子馨為《鏡海》版《鏡海文譚》而寫的，已在報上發表，澳門的讀者應比較熟悉，我只想說，在這些短文裡，同樣有她對生活、對文學的理解，文中沒有對傳統公眾輿論的盲從，也沒有對新潮價值認同的趨附，都是實實在在出自她內心的感受和體驗，而這也是我所喜歡的。

一九九四年四月於暨南園

目 錄

她的人和她的文(代序) ······

饒瓦子 I

甲 輯

論澳門現代女性文學 ······

三

乙 輯

澳門長篇小說創作的困境

——評柳惠《白狼》與周桐《錯愛》 ······

八五

真與善

——徐敏的心曲 ······

一〇三

也談現代詩創作

——兼評流星子《落葉的季節》

一〇九

讓我們敲開封閉的城門

——尋找一個自由健康的文學環境

一一九

文學批評與使命感

一二三

評論者的工作舉步維艱

一二七

探索「澳門人」的文學形象

一三一

為什麼不拿出你的「二流作品」？

一三五

文學探討的態度

一四一

漫談小小說的創作問題

一四一

丙 輯

看《滾滾紅塵》思張愛玲

一四七

窺探三毛的心路

——從情態到創作的自我本位

將現實主義與現代主義結合的未來小說

——東瑞小說《暗角》序

一五三

一五九

甲

輯

論澳門現代女性文學

一、「澳門女性文學」概念的界定及其研究價值

對於澳門的文學研究，無論在港澳地區或內地，長期以來幾乎是空白的，而澳門本身也是這幾年才開始有零散的關於本土文學的評論，至於比較系統的學術性的文學研究成果，至今尚未見到。這與長久以來文學資料失散、無法蒐集有關，現在澳門的幾間圖書館在這方面都不能給研究者提供完整的資料，尤其是中文的文學資料，就以「五四」以來澳門新文學的資料而言，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前的資料是奇缺的。再就是，澳門的文學創作缺少突出鮮明的地方性特色，雖然十年前就已有人提出建立澳門文學形象的問題，但至今未能明確。澳門的作家還不清楚他們應該創立甚麼樣的文學形象；而且，澳門作家無法以文為生，至今未出現過一位專業的嚴肅文學作家。在這種種情況下，進行澳門的文學研究是困難重重的。

大體上，澳門的現代文學歷程是與中國同時期的文學發展相近的，不過，澳門文學創作的進展，從舊而新的變化過程甚為緩慢，內地「五四」新文化運動的衝擊力對澳門文學更新的推動是緩

速漸進的。澳門文學作品有較詳細文獻可查的，即從明末清初始①，但也有人自稱收集到數篇元朝時候的作品，相信澳門文學的始源將更為長遠。不過，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前的澳門文學作品絕大多數都是文言文創作；「五四」運動提倡新文學，對澳門文化界先進人士具有思想促進的作用，但具體創作體裁仍是古體詩文，或者是一種半文言半白話，甚或「三及第」形式，即在半文言半白話中滲入廣州方言的形式，純粹的白話文作品未有出現。抗日期間，不少內地南下及避難的香港進步作家在澳暫立足，進步報刊相繼創立，開始掀起新文藝浪花。抗戰勝利後，在四十年代中後期及五十年代初，文化教育界內的進步勢力已組織起來，開闢宣傳陣地，當時的《學聯報》，以及《新園地》周刊在內容上均緊密追隨內地的社會思潮。直至內地文化大革命時期，澳門文學也深受其「左」的文藝思潮的影響，作品普遍呈現內容和文字的刻板形式；到了七十年代末期，內地進行改革開放，澳門隨之而經濟起飛，由手工藝、輕工業經濟社會向工商多元化經濟社會發展，在這種環境底下，澳門現代文學的發展有了新的突破，無論內容和形式都體現出一定的地方色彩，作家逐漸成熟，個人風格在創作中有所突現，這時期是澳門現代文學崛起期。

八十年代可譽為澳門文學的春天，具有欣欣向榮的趨勢，以現代詩創作最受注目。而這一時期所陸續湧現的女性作家，她們的作品頗引起人們的關注，在創作題材與藝術技巧上，都明顯地比同時期男性作家更具優勢，體現了女性文學的特色。

關於「女性文學」的內涵，目前學術界尚未有統一的定論。大的方面，有廣義、狹義兩種解釋，具體細分，各自又有若干種看法。就廣義的女性文學而言，有人認為是指女作家創作的文學作品；有人認為，應包括男女作家筆下具有女性意識的作品。而狹義的女性文學也有不同的見解，主要是三種：一是指女作家反映女性意識、心靈感受，如用女性的眼光打量世界，揭示女性的心靈，表達女性的體驗，關注女性的命運，展現女性的生存狀態等^②；二是指女作家體現女權主義的作品；三是提倡從多層面來界定「女性文學」。如有學者提及將「大世界」與「小世界」結合的作品^③；所謂「小世界」是指關注女性生活、女性問題的女作家的獨特敏感區，而「大世界」則指關注更為廣闊的社會生活中其他層面。這一定義使「女性文學」概念更為嚴謹和豐富。

在澳門的現代文學隊伍中，未曾有男性作家對澳門女性問題進行具體、深刻的探討，即使偶爾涉及一些女性問題，也只限於簡單的表象陳述，甚至對象不為澳門社會生活中的女性；然而，自中國「五四」時期始，澳門文壇上，在不同的歷史階段都曾出現女性作家，特別是八十年代湧現的一批女作家，形成具有特色的女作家隊伍，她們的創作都具有明顯的女性風格，她們關注屬於女性的愛情、婚姻、家庭問題，以及對人生的探索；這部分人生的探索並不限於女性的人生，也包括了男性世界中的人生問題，那是她們通過女性的眼光、心靈體會到的，從而帶上女性特有的感覺和體驗。她們的筆下有活生生的澳門女性的寫照。所以，本文所論的「澳門女性文學」的內涵，是指澳門女作家所創造的藝術世界。

誠然，「女性文學」是一個在發展中的文學概念，我們相信，在今後的澳門文壇上，「澳門女性文學」的內涵將會更豐富、充實，譬如男作家加入對澳門女性世界的探討行列，他們筆下塑造了澳門女性形象，或者，是女作家自身提高了創作、思索素質，賦予澳門女性文學具有如張抗抗所指「兩個世界」的內涵，使其邁向更為成熟的女性文學創作，躋身於世界女性文學行列中。

近十年來，內地曾出現幾度的女性文學研究熱，討論的範圍主要是中國現當代的女性文學，地域上以內地為主，也涉及台灣與香港地區，唯獨沒有澳門女性文學的研究課題。這自然與歷史上澳門作家為數不多，且作品未引起關注有關。

具有四百年歷史的澳門，理應存在一定的文化積澱，但為甚麼過往作家不多，創作作品不突出呢？這與澳門所處地域及其獨特的歷史背景有關聯。數百年前的澳門仍是珠江口的一座島嶼，僅得數平方公里，後來因河沙堆積而形成一條小徑，將內地與澳門連接，俗稱蓮花莖，澳門被喻為神州大地南端盛開的一朵蓮花。這條小徑在近代被填土擴充，穩固了兩地間的交通往來，更鞏固中華文化對澳門半島的影響，母體文化的血脈由蓮花莖輸入半島，一脈相承的文化現象可以從二十世紀以來澳門文學發展概況得到證實。當然，一個地區的地理位置並不足以說明其文學創作的情況，也不能決定創作的特色，不過，將地域與複雜的歷史狀況結合來看，就會發現澳門的地理位置及其歷史背景相輔相成地影響着當地的文學發展。葡國於十六世紀始逐步侵佔澳門，劃地

為城，由木欄而成城牆，築炮台、堡壘來鞏固，雖則十七世紀中期便拆毀，但大多的中國平民依然住在城牆外的村莊裡，以耕作農田、種植菜地為生；城內的與城外的，大體是殖民者與農民的區分。澳門雖然作為中國與西方相聯繫的最早溝通門閥，尤其作為基督教傳入中國的最早「跳板」，外來文化直接「入侵」；然而，由於民族對抗心理，以及統治者缺乏「文化侵佔」計劃，所以，葡國文化的影響極微弱，澳門華人也基本抗拒葡國的文化。另一方面，由古至今，澳門一直是內地人士避難之所，既有遇難的有識之士，如反清復明的大汕和尚，以及抗日時期的進步作家；亦有成批成群的難民，在抗戰期間便有十數萬難民湧入，待內地局勢較為穩定才離去。這類情況，在澳門歷史上時有發生，令澳門一直扮演接收過客的角色；由於社會歷史的複雜因素，以及澳門常處的「動盪」文化心態中，欠缺了穩固的文化基礎來建構和發展自身文化特點，以及培養本土作家的創作條件。

直至七十年代經濟起飛之下，文學愛好者接受到多樣化的文化品種，澳門的文學活動亦活躍起來，創作隊伍日愈強壯。文化界開始面對四百年來中西文化影響的接收問題，澳門文化漸漸呈現獨特的地方色彩。在社會環境變動中，澳門的文學創作已是今非昔比。如果說，澳門文學作為中國文學的一部分，過往從未被列入文學史書中，那麼，如今已有明顯的創作成績，是理該成為被探討的中國文學課題之一，尤其澳門女性文學的成果，更是一部完整的中國女性文學論中不可或缺的一頁。因此，把八十年代的澳門女作家作為一個群體進行理論探索，從中總結若干具澳